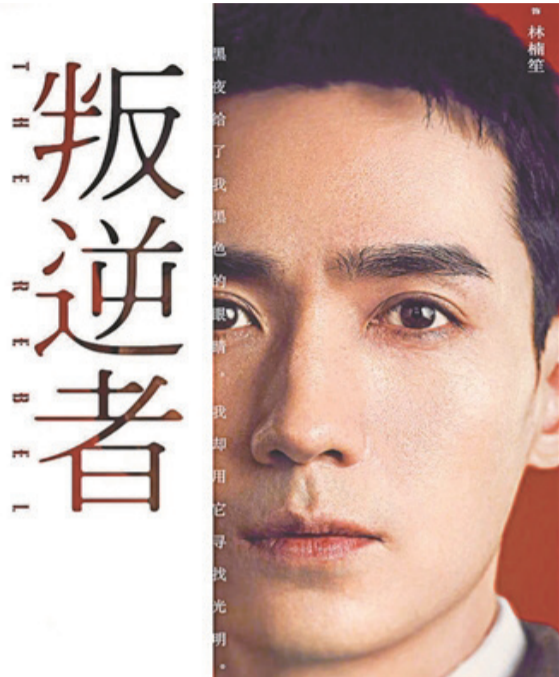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叛逆者》是新諜戰劇的叛逆者



【北京青年報】“在動蕩時局和充滿罪惡感的暗黑世界中尋求公平、正義的人生價值。叛逆者裏有林楠笙完整的成長故事線，一起感受永不熄滅的信仰之光。”

“最近劇荒，偶爾看到的。我居然也開始看阿姨媽媽的諜戰劇了……”

“很久沒看到這麼精彩的諜戰劇了，希望後期保持水準，可追。”

……

網友們的熱評，映襯出電視劇《叛逆者》的不俗：播出前9天，竟8次贏得收視率冠軍。不知為什麼，直到12集後，豆瓣才開放《叛逆者》評分。結果是不出意外的8.4分。考慮到去年頗被看好的、多名老戲骨擔綱的諜戰劇《勝算》僅得7.0分，《叛逆者》的表現堪稱驚喜。

在類型劇中，諜戰劇是最易套路化的一種，《叛逆者》却舞出了新意，其中關竅，值得推敲。

## 它超越了類型劇的窠臼

《叛逆者》的故事不複雜，講述了一名出身貧寒、有上進心和樸素情感的青年林楠笙（朱一龍飾），在抗戰大背景下，為了報國，誤入國民黨復興社，成爲一名特務。他原以爲，通過培訓，他會被派到與侵略者鬥爭的第一線，却意外被選中，專門對付中共地下黨。

剛開始，林楠笙將這視爲正常的工作安排，全身心投入。可隨着對現實的認識逐漸深入，他發現，所謂復興社，不過是以個人崇拜爲原則成立起來的特務組織，從上到下，腐敗叢生。高官不顧國難當頭，一心牟取私利；中層派系林立，互相暗鬥，無能者上，努力工作者下；底層則渾渾噩噩，濫用暴力，全無理想和操守。

林楠笙深感困惑，隨着與地下黨接觸增加，他心中潛藏的理想主義和愛國情懷被喚醒，這讓他陷入精神困境中——一方面，林楠笙感激上司陳默群（王陽飾）對自己的知遇之恩，特別是陳默群的嚴格、認真，使自己業務能力大大提高；另一方面，林楠笙又對陳默群過於功利、過於冷酷的行爲方式感到懷疑。

在林楠笙心中，出現了專業與理想、情與理、現實與道義之間的撕裂，這倒逼他成長。《叛逆者》精描出林楠笙的心路歷程，並從這個典型人物入手，不僅映襯出一代青年人的選擇，且闡釋了大歷史走向的深刻邏輯。

更重要的是，每一代年輕人都注定要經歷與林楠笙類似的成長，都要面對與他類似的撕裂，都要思考他曾想過的問題……這讓《叛逆者》超越了類型劇的窠臼，走向經典。

## 銀屏上曾“諜諜不休”

諜戰劇的魅力，源于不同利益方激烈博弈，這讓原本因果關聯不強的生活變得環環相扣。現代人進入陌生社會後，必然產生無根感、恐懼感、幻滅感，內生出對世界底層運轉邏輯的想象，諜戰劇恰好提供了相應的消費空間。

我國諜戰劇的發展，大體可分爲兩個階段：

2006年前：以《羊城暗哨》《保密局的槍聲》《敵營十八年》《暗算》等爲代表，形成了“反特片”的審美模式，即敵我分明。敵人在道德上、組織上、能力上全面被碾壓，祇在殘忍、惡毒上有優勢，故事完全由“衝突—解決”來驅動。這種“黑白分明”的缺點是壓縮了人物表現空間，基本是單線敘事，很難擴展成多線故事，給觀衆以緩慢、雷同、不真實之感。

2006年後：自2007年《特殊使命》（豆瓣評分為7.9）起，開始走向“新諜戰劇”。《特殊使命》將家庭生活等中性元素加入到諜戰背景中來，不僅豐富了敘事可能，還拓展了人物的複雜度，敵我不再臉譜化，在人性根本處，雙方本相通。自《特殊使命》後，《暗算》《潛伏》《長江一號》《偽裝者》《黎明之前》等佳作不斷涌現，掀起一個又一個收視高潮，被網友們戲稱爲“諜諜不休”。

## “新諜戰劇”不過是新八股

然而，“新諜戰劇”究竟“新”在哪裏？

深入檢討就會發現，這個“新”常常被簡單地等同於“娛樂化”，即將甜寵劇、偶像劇、宮鬥劇、武打劇等等加上一個敵我鬥爭的框架，便組裝成了“新諜戰劇”，其結果是，會武術、槍法出衆、邏輯水平高、會談戀愛、相貌英俊等，已成間諜標配。

娛樂化對諜戰劇的腐蝕，體現在片面追求節奏感、懸疑度、奇特性、演員顏值等，祇要結果是我勝敵敗即可，形成了一套“新八股”。

在一些“新諜戰劇”中，我方人員則不斷犯錯，言語粗疏，常被敵人牽着鼻子走，破案完全靠撞大運；反而是敵人的組織嚴密、彼此忠誠、勇于獻身、爲人誠實、飽含深情，甚至被包圍時，動輒拉手榴彈自殺……總之，祇要把負面角色改成正面、正面角色改成負面即可，決定諜戰勝敗的成了多算一招、專業性更強而已，這顯然有悖于歷史事實。

諜戰需要專業性，但它祇是工具，勝利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人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此理亘古不變，太多“新諜戰劇”恰恰背離了這個基本點，所以故事越來越複雜、表演越來越生動、懸念越來越精巧，却難挽回江河日下的局面。

## 情節爲人物服務，而不是相反

《叛逆者》被追捧，源于它本身就是“新諜戰劇”的叛逆者，三點可證：

首先，以人爲核心，而非以情節爲核心。

娛樂劇強調“故事推着人走”，就是先要有離奇情節，引人關注，通過情節變化，呈現人性的複雜。總之，娛樂劇必須“從刺激走向刺激，從離奇走向離奇”。而《叛逆者》從一開始就不那麼離奇——國民黨復興社特務處上海區站長陳默群（王陽飾）對抓捕失敗感到惱火，懷疑有“內鬼”，便親自到復興社幹部訓練班招人新人林楠笙（朱一龍飾），協助自己暗中調查。

在初期合作中，林楠笙對陳默群一度產生了個人崇拜。

然而，隨着林楠笙與地下黨接觸增加，特別是遭遇略顯單純的女主角朱怡貞（童瑤飾），被她的理想主義、愛國精神所感動，開始對陳默群的“專業性”產生懷疑，最終成爲“叛逆者”，主動加入地下黨。

《叛逆者》精描了林楠笙的性格成長史，情節反而成了性格的鋪墊。爲表現林楠笙的內心衝突、猶豫、兩難，《叛逆者》在故事設計上，刻意留下許多空間，從而逆轉了許多“新諜戰劇”的邏輯：情節爲人物服務，而不是人物爲情節服務。

投向熱情是戰勝敵人的根本力量

其次，人物性格邏輯高于故事邏輯。

在《叛逆者》中，不乏看上去“不合理”的細節，比如：

看到下綫被敵人包圍，顧慎言（王志文飾）這樣經驗豐富的老地下黨員竟想單槍匹馬救對方出來；爲摸清叛徒藏身地，顧慎言竟跟踪陳默群等，差點被發現。

朱怡貞略顯誇張的言行，似與地下工作的複雜環境不相匹配。

朱怡貞與林楠笙再度見面，印證了林楠笙的猜測——顧慎言是地下黨。如此重要機密被一個邊緣人掌握，未免太危險。

陳默群稀裏糊塗地鑽進顧慎言的圈套中，與他一貫的精明不符。

……

然而，正是這些故事邏輯上的“異常”，才將觀衆的注意力聚焦到人物性格設定中——顧慎言等革命者在最艱難時，依然堅守着人性的溫暖，爲了同志，勇于自我犧牲。他們也會魯莽、幼稚、失誤，却永葆理想與愛的光芒。正是這些，才促成了林楠笙的轉型。

從相信冷酷，到懷疑冷酷，再到遭遇熱情，林楠笙最終投向熱情。這不祇是個人選擇，而是那個時代無數青年人的共同選擇。

## 好臺詞提供了深讀可能

其三，臺詞不祇是推動情節，更需表現人。

曾幾何時，編劇變成故事高手，因在中國，編劇在整個影視創作團隊中地位不高，對作品話語權低。而韓劇的成功，却在相當程度上源于“以編劇爲核心”，韓國編劇對創作的影響力高達70%，導演僅爲20%，演員更低至10%，甚至有“一個編劇，勝過十個教授”之說。可在國內影視業，却開始流行所謂“去編劇化”。

據《2019—2020年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》，國內青年編劇中近六成單打獨鬥，七成編劇年收入不足20萬元。對目前收入感到“滿意”的編劇僅17%，其中75%的受訪者曾被“騙稿”。過于逼仄的生存空間，阻礙了他們對整個行業的深入了解，以致不少導演覺得，與其找編劇寫，還不如自己口述、寫手修改更“便捷”。

編劇弱勢，臺詞的文學性被忽略，祇能起串場作用。《叛逆者》則做出較多努力，以第18集爲例，顧慎言讓林楠笙作爲聯絡人，和地下黨接觸。

林：是您安排我去的嗎？

顧：上峰的決定，我負責傳達。

林：那您想讓我去嗎？

顧：我們大家一致認爲，祇有你最能勝任。

二人語速極快，一輪交鋒後，林楠笙確認：顧慎言是地下黨。顧慎言半推半就，既想爭取林，又要試探林，更重要的是，不能讓林抓到把柄，但過快的反應還是露出了破綻。

類似值得咀嚼的細節，使《叛逆者》具備了深讀的可能。

中國社會正加速走向後現代社會，消費主義對個體觀念、認識等的塑造力度漸增。在今天，追求娛樂性無可厚非，畢竟先有“好看的故事”，後有“意義的傳達”。但不應忽略，在今天，表達方式正變成表達本身。

“新諜戰劇”的緊張刺激、好奇驚異即如此，套路即一切，爲什麼用套路，反而成了問題。在今天，專業性成了否定價值的先鋒——隨着“爲娛樂而娛樂”，套路正擠滿舞臺，價值却無從落腳。

在此氛圍下，不能不慶幸，還有《叛逆者》這樣的劇作帶領觀衆回歸常識：諜戰劇也是正劇，也應承擔傳達歷史智慧的重任。

所以，它值得一看。（唐山）